

中國文化的「十萬個為什麼」

——讀《符號裏的中國》

谷中風

文化無所不在，又如世界的密碼。有些是明碼，一望而知；有些是暗碼，需經過轉換方能洞悉其意。因此，手握「密碼本」，方能對文化有準確的理解。中華文化歷史悠久、博大精深，密碼系統也格外豐富、複雜。

《符號裏的中國》所給讀者的，正是中華文化的「密碼本」。作者沿着古人博物觀念的傳統，借用符號學的方法和理論，解碼傳統文化符號進行，在對符號的源流考辨和意義探究中，展現了文化中國的獨特氣質。

從生活中的現象說起，抽絲剝繭地進入文化的深處，是本書的一大特色。全書分為「祥·瑞」「守·護」「神·聖」和「人·文」四輯，絕大多數內容都聯繫到當下的日常生活。比如，二〇二〇年春天，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，武漢建起了兩所醫院，分別命名為「雷神山」「火神山」。這兩個名字有什麼講究？書中揭開了謎底。

找到生活裏的文化密碼

在傳統文化中，雷神、火神都具備克制瘟疫的功能。宋元時期的道教文獻中描述雷公，「貼面掃妖氛，狼牙啖疫瘟」，而「火神的符號是火，火克金。按照中醫陰陽五行理論，人的肺部屬於金。」因此，兩座醫院的命名寄託了人們戰勝疫情的願望和決心。無獨有偶，中國探索火星的火星車被命名為「祝融號」，而「祝融」正是中國本土信仰中最早也最有名的火神。《左傳》中就有「火正曰祝融」的記載。派「火神」前往火星，可謂相得益彰。

再如，人們走進商號、飯店，常會看到店主用水池或魚缸養金魚。這又是什麼寓意？答案是「金玉滿堂」。「金魚」者，「金玉」也，用當下的網絡語言來說，這是一個絕妙的「諧音梗」。作者將其稱為傳統的吉祥文化，並指出，吉祥文化起源古老，從漢代開始進入到從文字轉化為圖像的時期。「傳統動植物組合形成的吉祥圖式，往往借助比擬、借喻、雙關、象徵、諧音等表達方式，形成特定的吉祥語」，製造「畫」中藏「話」的效果。明了此節，就可以用這套「語法規則」在生活中讀懂很多類似的例子：猴子騎在馬上，寓意「馬上封侯」；白頭翁和牡丹花組成「白頭富貴」，換成公雞和牡丹搭檔就成了「功名富貴」；喜鵲落在梅花上是「喜上眉梢」，落在梧桐上是「同喜」，和豹子在一起又成了「報喜」。



▲趙運濤著《符號裏的中國》，中華書局，二〇二一年。

此外，書中還對春節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陽等傳統節日進行了歷史溯源和文化解讀，回答了掃墓祭祖的習俗如何轉移到清明節、牛郎織女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如何重疊融合，以及月宮裏的蟾蜍、玉兔、嫦娥、吳剛是咋湊到一起的等問題。這些故事流傳日久，似乎「古書上就這麼寫的」，「沒什麼道理可講」，讀了《符號裏的中國》才發現，中國文化隱藏着「十萬個為什麼」。做個有心人，細細探究，不但樂趣無窮，而且能增強「目力」，把自己的文化看得更清楚、更透徹。

有趣的無「錯」不成文

從作者「自序」中可知，《符號裏的中國》大概脫胎於他在大學開設的「傳統文化中的博物學」課程。全書文辭通俗且不乏詼諧，但徵引極為廣博，從古代典籍到地方史志、文學作品，從文章到圖像、器皿，無所

不包。比如，為了說明葫蘆的文化內涵，作者從《論語·陽貨》裏孔子「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」的感嘆，寫到《莊子·逍遙遊》對「大瓠」的描述；從介紹一多考證伏羲女媧是葫蘆的化身，寫到西晉《博物志》、東晉《拾遺記》裏對葫蘆神奇之處的記述；又從《後漢書》中懸壺濟世的費長房，寫到《西遊記》裏太上老君裝金丹的葫蘆、《封神演義》裏陸壓道人的紅葫蘆，以及動畫片《葫蘆兄弟》，勾勒出葫蘆在中國文化裏的旅行史，又像是把一部中國文化史裝進了葫蘆裏。讀來叫人欲罷不能。當然，書中精美而豐富的插圖，更為內容增色不少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在博物觀念的指引下，文化符號被置於一個歷史的、開放的語境中進行考察，從而發現其在流變過程中，因為「錯訛」與「錯位」而發生的有趣演化。比如，老子從先秦道家創始人變成了道教的太上老君；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本屬各自的神話體系，卻被錯點鴛鴦譜而成了一對夫妻；齊天大聖孫悟空既有印度的哈奴曼影子，又和淮水的怪獸無支祁脫不了干係，或許是「進口猴」與「本土猴」的組合；觀音菩薩來到中國後，不但由男相變為女相，出身也成了高貴的妙善公主……凡此種種，《符號裏的中國》不但告訴你，這些都是「搞錯啦」，而且還揭示出，在文化演變的意義上，所有的「錯」都有其深厚的歷史和心理基礎。在一定意義上，正因其「錯」，故而長久。這不由得令人感嘆：真是無「錯」不成文啊。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珍視這方水土

谷中風

讀《符號裏的中國》的過程中，我想起數次在抖音上看到一個短視頻：孫女請奶奶買一個「皮卡丘」（港譯比卡超），作為給同學的生日禮物。奶奶「領命而去」，買回的卻是個「貔貅」，孫女見了大哭：這個「怪物」怎麼給同學當禮物？

「皮卡丘」和「貔貅」，在普通話裏讀音有些相似，奶奶或許耳背，把「皮卡丘」誤聽成了「貔貅」。不過，這個段子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在於，在奶奶的觀念世界裏，或許從來沒有什麼「皮卡丘」，有的只是「貔貅」。皮卡丘或貔貅，都是一種「文化符號」，它的形象和蘊意都是被建構的。皮卡丘（Pikachu），是日本任天堂公司發行的掌機遊戲系列《寶可夢》中的形象，原型是松樹和倉鼠。貔貅則是中國傳統文化裏的靈獸。

根據《符號裏的中國》的考證，在古人心中，貔貅本是一種猛獸，後來逐漸成為戰神、軍隊的代名詞，明代張瓚《東征紀行錄》「十萬貔貅入播來，秋毫無犯市門閉」。不過，古人沒有描寫過貔貅的形象，現在名為「貔貅」的神獸的原型其實是古代另一神獸「辟邪」，它在《山海經》中最早被提及，「辟邪之獸，來自海東神獸，能知人之忠佞，不直者，觸而啖殺之」。渡過歷史的長河，辟邪的樣子也發生了多次變化。「西漢時期，多匍匐狀，東漢開始變得昂首挺胸，朝天吼，兩漢南北朝時期，人們往往在墓室旁塑造辟邪像，將其作為陵墓的守護神及引導人升仙的使者，也就有了羽翼。」辟邪原本的神力在於守護，當它和貔貅融為一體，貔貅也從戰神成了守財之神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「龍生九子」的故事又被加入了進來：貔貅是龍的兒子之一，因為貪吃金銀財寶又隨地大小便而被玉皇大帝取消了排洩功能。不料，因禍得福，「只進不出」的特性加重了貔貅守財的意味。

小小的貔貅，成長史卻如此複雜，充分體現出文化作為「水土」的意義。在前面提到的短視頻裏，孫女喜歡「皮卡丘」而不認識「貔貅」，說到底，還是對中國文化這方水土缺乏了解。人總是生活在文化中的。文化給了人看待世界的方式。《符號裏的中國》中寫到「蝙蝠」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境遇。在西方，蝙蝠有時被視為吸血鬼的代名詞；有時被視為正義的化身，如蝙蝠俠。但在傳統中國，它是「福」的象徵。「蝠」與「福」同音，成為這一文化符號轉義、衍義的理由。這似乎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講。清代孟超然在《瓜棚避暑錄》裏感嘆：「蟲之屬最可厭莫若蝙蝠，而今之織繡圖畫皆用之，以與『福』同音也；木之屬最有利莫如桑，而今人家忌載之，以與『喪』同音也。」

但是，在當下中國的流行文化中，蝙蝠作為「福」的象徵，似乎在式微。這叫人有一絲隱隱的擔憂。《符號裏的中國》專有一節《十二生肖：你的「守護神」與哪位古人一樣》，對十二生肖的來歷作了條分縷析的介紹，還列出了許多古人的屬相。讀書至此，我忽又想起，比起屬相，現在的青少年更熟悉的是星座。當然，如果痴迷於命理星像之學，星座也罷、屬相也好，洋迷信與土迷信自然都不值得宣揚。不過，正如《符號裏的中國》提醒我們的，這些文化符號反映的是古人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背後的邏輯。而所謂古人，正是我們先人，他們的邏輯，也積澱成了流淌在我們血液裏的文化基因。茲事體大，敢不慎重，敢不敬乎。

《山海經》內容主要是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，記載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遠古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。



▲敦煌莫高窟第二百四十九窟壁畫的雷神。雷神背生雙翅，有一圈鼓圍着，取連鼓相相擊之意。



▲伯希和敦煌絹畫《蓮上化生童子》。童子站在蓮花上，寓意「連生貴子」。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。



▲畫面裏兩個孩童將蝙蝠放入罐中，題為「納福迎祥」。納，為收入、接受、容受之意。納福即享福、受福。

書訊

《中國傳統色：故宮裏的色彩美學》

郭浩、李健明著，王靜思繪，《中國傳統色：故宮裏的色彩美學》。

中國傳統色中，玉色有「明月璫」、「鳴珂」、「佩玖」，酒色有「鄴白」、「春碧」、「翠濤」，服飾色有「海天霞」、「天水碧」、「藕絲秋半」。走近傳統色譜，亦即走近豐富的文化意象。《中國傳統色：故宮裏的色彩美學》作者郭浩、李健明，翻查中日色彩相關文獻近四百部，嚴謹考據三百八十四種中國傳統色名；根據二十四節氣、七十二物候，與故宮文物色彩逐一對應，並配以中國傳統色譜及王靜思創作的大量手繪插圖，既是對中國傳統色譜系的梳理，亦是對中國古典審美意趣的探

尋。書中每種顏色均列CMYK和RGH色值，為美學、色彩學感興趣者及研究者提供參考。作者郭浩，文化學者，文創投資人。前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訪問學者、長影集團北京影視中心主任，引領故宮大婚和吉服嘉禮、中秋午門數字秀、故宮御貓和故宮十二美貓圖等項目。作者李健明，故宮文創設計師。曾參與故宮大婚文創項目，負責創意與設計。原創出行護駕系列文創品牌「御前行走」。曾與多個知名品牌合作設計項目。



▲《中國傳統色：故宮裏的色彩美學》與故宮文物色彩逐一對應。